



夏新

生活·题材·创作

湖南人民出版社

夏 衍

生活·题材·创作

程宜选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生活·题材·创作

夏衍著 程宜选编

责任编辑 肖汉初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

198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93,000 印张：5.625 印数：1—1,500

统一书号：10109·1643 定价：0.56元

07

出版说明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创作队伍。当前，很多青年文艺爱好者，热切地希望学习文艺创作。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有人给以帮助和指点。为了满足青年们的学习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我们特编辑出版一套《作家谈创作》小丛书。

这套丛书主要选编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文章。每位作家编选一册。内容着重介绍文艺创作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创作中的经验体会。文章形式不拘，有漫谈、随笔、书信等，适合青年文艺爱好者和初学写作者学习参考。

为了出版好这套丛书，我们期待着作家们的大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帮助。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七月

目 录

谈 真	1
笨法子	4
关心的，熟悉的	8
柴霍夫为什么讨厌留声机	11
谈做文章	18
写文章的群众观点	23
生活·题材·创作	31
力与巧	54
多读书，勤练笔	57
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62
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	72
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摘选)	78
结构	
脉络和“针线”	
艺术性，技巧	
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	

关于改编的若干问题·····	100
戏剧与人生·····	137
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	143
历史剧所感·····	152
历史剧的题材·····	160
读《关汉卿》杂谈历史剧·····	163
也谈戏剧语言·····	172

谈 真

时人批评抗战以后的剧作，常常恶意地用“抗战八股”这几个字来抹煞，“老是那一套，看厌了，又是汉奸，又是鬼子强奸妇女，又是民众起来打走鬼子，杀死汉奸，千篇一律，厌了厌了”，这是所谓“批评家”的“一致”的呼声。在这个呼声下面，我们的剧作界起了两种反响，一种是对这种“非难”置之不理，依旧写我的“那一套”，不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他们“厌”，为什么他们不欢喜“那一套”；另一种是被这种呼声吓倒，不暇思索这种非难的对不对，便立即改换方向，写些与“抗战无关”，——即使有关也“不过是装饰”的东西，以为如此就可以免去“公式化”的讥评。这两种做法，我们以为都不是使我们的抗战戏剧走上正轨的办法。

在我，以为“公式”并不怎样可怕，也并不怎样值

得反对。抗战中有的的是汉奸，有的是日寇的奸杀，必然的也有的是民众的起来扫除敌伪，这是现代中国大众日日遭遇着，和还有继续遭遇之可能的现实，也是民族革命战争中所必须经过的“公式”。那么作家们拿这些现实的题材来写剧本，毋宁说是应该。问题是在于对日寇、汉奸、民众乃至他们所处环境等等的写得是否真实，而不在可不可以写这些人物和故事，这些事可以发生在都市，可以发生在农村，可以发生在塞北，也可以发生在江南。日寇有各种的日寇，汉奸有各种的汉奸，民众也有各种不等的民众。写得真实，是这么一回事，观众便觉得真实而忘其为公式。写得不真，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即使不是公式，观众也觉得这不是人间现世之所可有。没有日寇、汉奸、民众的剧本，难道就一定可以使人民不厌了吗？这就是一个反证。

剧本要上演才显现它的力量，它是要在大众面前试验的东西，因此更无法掩藏它不真实的缺点。抗战剧为着要振奋人心，写得乐观一点可以容恕，但这乐观要有一个“可能”的限度，一个扭扭捏捏的洋场小姐为着爱上一个抗战的英雄而跑上战场，这我们不能断定她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为着溺爱这个女英雄而将她在战场上的行为描写得比其他战士更加坚定，更加勇敢，那么这种描写便会使人感到不是粉饰，就是欺骗，粉饰与欺骗，

是不能博得观众喜爱的最大的原因。

艺术家不该骗人，这是常识。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是臭的，不论用怎样的技巧，你不能在舞台上说是香，人民从日常生活中明明知道是坏的，你不能在舞台上说他是好，即使是有从坏到好的可能，你也只能告诉大家，如此如此之后，他才会改变过来，不要对他绝望，否则，坏蛋一抹面孔变成好人，观众必然的会报之以倒彩而无疑。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为了宣传的目的，不是仰求少数人的赞许，而是博得大多数人的激动，最好是注意一下艺术的真实性。”这句话我有同感。

一九三九年

笨法子

也许，这题目就不妥当。在应该是天马行空般的艺术创造中，不该有一成不变的方法的，但，天马行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事情，平常人总有平常人的做法，这做法往往是很笨。

我常常感叹于中国古代建筑物的瑰煌典丽，但，恕我在这方面全无常识，我不知道从鲁班以来的匠人们是不是也象外国建筑师一样的在着手建筑之前，先要弄清楚这建筑的性质，然后量一量地皮，打一些图样，和计算一下工料。假如也要，那么我想，即使在设计各有匠心，在用材各有巧妙，但是事前要有一定的计划，恐怕是中外皆同的事了。当然，计划测算，和运用的方法有的出自师傅，有的得自经验，也有的是由于科学程式的计算，但，法子终于还是法子——而这些法子，说穿了

同样的会觉得并不聪明。

依旧用比喻来说吧，建筑师的任务是在建造房屋，这没问题，但在第一，他接受订单，或者自己要造一间屋子的时候，一定得先弄清，这次工程的目的，造的是住宅？是工厂？是兵房？第二，他一定得先知道有多少地皮？有多少材料？（至于用什么样式，用什么色调，怎样雕漆，这都是随伴着建筑的性质目的而自然决定的技术问题。）把住宅造成马厩的建筑师会被人当作狂人，将屋子造到别人花园里去，或者将平屋造成三层楼而抱怨着材料不足的工程师，有被控诉和吃官司的危险。那么看一看吧，在我们自己领域里，是不是有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工程师？

这样说也许会觉得过火，那么，在我们自己领域中，是不是也有为着偶然得到一些心爱的木料、花岗石……就不问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思而立即动工的工匠？——我自己就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有材料没有备齐，设计没有弄妥，而立即开工，结果是弄成带造带想，带造带添的建筑师？——我自己就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有不管基础有没有打结实，栋柱有没有架妥当，而一开始就从事雕嵌花样，油漆色彩的工程师？——我自己就有过类似这样的事情。这些人决不能算是太笨，但也很难夸奖他们的聪明。

笨法子就跟在这些“聪明人”的后面。——先弄清楚这工程的目的，造成功了对人对己有没有好处？（这一点，对于在社会里单单作为一个营利目的的建筑师，显然这譬喻是不适用的。）然后精密地打上一张图样，看造起来坚实不坚实？可以不可以住人？再，为着这目的而去选用材料，最后，当然也得考虑一下造成之后住得舒服不舒服，好看不好看的事情。——这法子很笨，但，可保证的是决不会把住宅造成马厩，也决不会在落成典礼的时候梁崩栋折，也决不会超出自己地皮的限度而把屋子造到邻人的院子里去了。

从这笨法子出发，那么必然的会有分工。就是，只懂得造兵房的建筑师不一定可以造好——和愿意去接受宫殿的营造，而建筑物的风格、色调、氛围……一切，就必然的要从属于建筑物的性质。笨法子说：一个人只能做自己愿意，自己懂得，自己能够，自己欢喜的事情。

有一句俗语：“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戏法如此，建筑——乃至艺术何尝没有独特的巧妙？那么我们回答，另外还有一句俗语，“熟能生巧”。熟尚不能，巧从何来？技巧对于笨人往往是次要的事情，引一句老托尔斯泰对高尔基讲的话来作为结尾吧：

人常看到你象一只雄鸡，对什么东西都要猛扑过去，并且——你常常要用自己的颜色来涂抹在各种裂痕和缺陷之上。你总该记得安徒生讲的一句话吧：“镀在那里的金色要渐渐的剥落，而底皮子是永远在那里的”，正同我们的农夫说过一样：“万事万物都要过去，只有真理可以永生。”你若把你的那些涂抹不摆上去，那就要好得多，你自己将来一定会失悔这样做的。

一九三九年

关心的，熟悉的

——给某杂志编者的信

某某兄：

关于文学作品“怎样选取题材”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答复的，况且到了重庆，乱哄哄的静不下来，手边又没有一本可以参考的书，这问题更叫我从何答复？

姑且就最近看的一个戏谈谈吧。这是一位好心肠的朋友写的，主题很正确，情节很曲折，在这很少有战争气息的大后方，材料也还算得上新鲜，它写的是一支游击队的斗争与成长。但，我看了很觉得不舒服。舒服者，可以不觉得是在看戏一般地安安心心快快活活地看下去之谓也，看好的戏，读好的作品，不是有一种忘我

的、陶醉于作品之中的境界吗？我所说的不舒服，就是这种境界的反面。从一个乡下老太婆嘴里有条有理的讲出一大套抗战理论，你会觉得异样吧，政工人员在台上装腔作势，空话连篇，你会觉得可笑吧（战争已经第六年了）。男人和女人碰在一起一定要恋爱，剧中的人物正象肚子里装好了一部机器的傀儡，发条一开，走直线的老是直闯，绕圈子的老是回旋，光明一定胜利，黑暗一定失败，情节照着公式进展，性格依着主观决定，这不会使观众打呵欠吗？“二加二成四，三乘三得九”这样的事，也板起面孔在台上反复申说，努力不休，不会使观众讨厌吗？我以为凡是使观众觉得“看不下去”，觉得“坐立不安”，觉得“不忍卒睹”，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意识到“这是在做戏”的一切，都是主观主义的产品，都是应该从创作中驱逐根绝的事情。

因此，我以为我们要强调：不熟悉的不写，不关心的不写。

不熟悉游击队，一定写不出游击队。不熟悉而偏偏要写，所以只能凭概念来想象，凭主观来安排，一切都是“想当然耳”，于是人变了机械。

不关心游击队，也一定写不好游击队。不关心而偏偏要写，那便是做作，虚伪，言之无物，为写作而写作，硬把无情做有情，结果是台上的眼泪只会使台下的观众哄

笑而已。

一个“世界人”应该多关心世界上的动态，一个“社会人”应该多留意社会上的现象，把视野放宽，以一种与世界社会共休戚，同忧喜，共歌哭的心情，多看，多想，多调查……那么不关心者可以关心，不熟悉者可以熟悉，人物可以有生命，故事可以入情理，否则，尽管勉强写，结果也不过是使观众蹙蹙的公式八股而已。

一九四二，五

柴霍夫为什么讨厌留声机

——答《国讯》编者的信

编者先生：

我不想讳言，我不赞成你们所拟定的那种“怎样写小说”，“怎样写戏剧”式的题目，这样一写，不仅写这类文章的人无意中已经俨然以教师和专家自命，而更重要的是这一形式的题目可以使年轻的朋友们得到一个暗示，以为文学只是一种可以用秘诀和方法来传授的技艺了。作为一种学问，文学自然也逃不了形式的限制和技巧，但是单单要学会这些，不是已经有学校用的讲义可听，不是已经有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可供阅读了吗？

我曾在一个时期当过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到现在我也常常还有读到年轻朋友们习作的机会，狭隘的经验增